

# 从中河通判万承紫罢官案看道光朝江南河工

——兼考万承紫的淮安清江浦生涯

杜 涛

**提 要:**周恩来外曾祖父万承紫,道光初任南河中河通判,因收藏两江总督琦善看中的元代《龙舟图》被琦善弹劾免职。从该案中可见道光时两江总督对江南河工事务的介入、江南河工的奢侈之风,以及南河官场的文化氛围。万承紫尚风雅,收藏甚富,与寓居、往来南河的文人墨士多有交游,罢官后所居“还读书室”为文人雅集之所。原籍南昌的万家因河工而移居于南河治理中心淮安清江浦,万承紫子孙辈也精于河工。万家三代的治水经历也对周恩来产生影响,任总理期间特别重视水利事业。

**关键词:**万承紫 河工 淮安 周恩来

万承紫(1775—1852),字荔云(或作俚云、荔响),号渊北,原籍江西南昌,清嘉道年间因任职于南河而迁居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万承紫生于宦宦之家,父万廷兰,字芝堂,号梅皋,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通州知州。万承紫子万青选,谱名启甸,字少云(或作少响、少筠),号泉甫,晚号随庵,历官山阳县外河主簿、清河县知县、署理淮安知府、徐州府运河同知等职,女万冬儿为周恩来生母。

万承紫是周恩来外曾祖父,南昌、淮安地方志中均无传,关于万承紫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由万承紫罢官案引出道光朝江南河工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并对万承紫在淮安清江浦的任职、交游等情况作出考述。

## 一 万承紫罢官案

万承紫任职经历,此前所知只有光绪《淮安府志》等府县志记载:道光五年(1825)任中河通判、署理外南同知,道光十三年任桃北同知。<sup>①</sup>但民国《续纂清河县志·万青选传》称:“父承紫,官中河通判。”<sup>②</sup>1914年万青选孙万方沛笔录的《江西南昌合炆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亦作万承紫官南河中河通判。<sup>③</sup>万承紫署理外南同知,是因万承紫兄外南同知万承纪护理淮海道,其本务外南同知乃交与其弟中河通判万承紫暂行兼署3个月,非正式任命,姑且不论。中河通判、桃北同知虽均为河务厅官,但通判为正六品,同知正五品,同知品级高于通判,且按光绪《淮安府志》记载,万承紫任桃北同知的时间要迟于中河通判,那么为何官修的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和家谱性质的《江西南昌合炆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都只称万承紫官至中河通判呢?

清人金安清《水窗春呖》载:“衙参之期,群坐官厅,则各贾云集,书画玩好无不具备。昔

<sup>①</sup> 参见孙云锦修,吴昆田等纂:光绪《淮安府志》卷12《职官表四》,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26、27、28页。万承紫任桃北同知的记载亦见于李佩恩修,张相文等纂:民国《泗阳县志》卷4《职官》,民国15(1926)年铅印本,第18页。

<sup>②</sup> 刘耘寿等修,范冕等纂: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卷9《仕迹》,民国17年刻本,第3页。

<sup>③</sup> 参见万方沛:《江西南昌合炆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民国3年写本,复印件,无页码,淮安周恩来童年读书处藏。

琦侯为两江，赏一手卷，乃元人王野云《龙舟图》，中绘数千人，面目无一同者，已还价一千五百金，次日询之，则中河厅万君以二千金购之去矣。琦遂劾万，终身以此废弃焉。”<sup>①</sup> 这个以二千两银子购买元人王野云《龙舟图》而被琦善弹劾免职的“中河厅万君”，正是时任中河通判的万承紫。

琦侯即琦善，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五年六月至道光七年（1827）五月间任两江总督。查光绪《淮安府志》卷12《职官表四》，历任中河通判中姓万的只有万承紫一人，道光五年任；万承紫的下任中河通判为于颐发，未记任职年份，再下任为田宝裔，道光九年任。万承紫任中河通判的时间与琦善任两江总督的时间正好相符。

金安清，浙江嘉善人，素负才望，历官海安河务通判、宿南河务通判、湖北督粮道、候补盐运使，熟谙河工掌故，著有《水窗春呓》卷下（卷上作者为欧阳兆熊）。今人谭其骧在《读〈水窗春呓〉后》一文中说：“置之清代笔记丛帙中，欧（指欧阳兆熊）作最多列入中等，金作则实为罕见的上乘作品。读欧作引不起我多大兴趣，读金作则使我为之倾倒不已。……它差不多每一条都对乾嘉以后各个时期的时政、吏治、官场和社会风气，作了极为抉要精到的叙述。作者显然是一个熟读清代盐、漕、河三大政，又能留意于道咸以后新起的洋务的经济人才。”<sup>②</sup>

金安清幼年时即居清江浦，其父金铨及金安清、弟金庆澜两代任职于南河。《水窗春呓》卷下记载万承紫兄万承纪的事迹最多，有多处细节记述显示其对万家很熟悉。《万廉山事四则》条：“其在百幕时尺牍稿数百通，余装治成卷，已赠其胞侄少云明府世藏矣。”<sup>③</sup> 廉山为万承纪号，少云即万承紫子、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字。万青选咸丰十一年（1861）署理清河知县，至光绪五年（1879）于多县任知县长达18年。《水窗春呓》最早的上海机器印书局本刊于光绪三年，故金安清称“赠其胞侄少云明府”。万青选与金安清年龄相仿（金安清长万青选3岁），均已两代任职于南河，算是世交，故有金安清将万青选伯父万承纪在两江总督百龄处做幕僚时的信稿数百通装治成卷赠予万青选之事。

万承紫购买《龙舟图》前是否知道两江总督琦善已看中此画，现已无从得知。常理推测，卖画人应未告知万承紫两江总督琦善欲买此画，不然还有多少人敢买？如果万承紫明知此事还加价购买的话，那么这一定是对书画收藏的真爱，笔者认为也不失为收藏界的一则佳话。

《道光朝上谕档》有关于万承紫被琦善参劾罢官的记录：道光六年（1826）九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琦善等奏参河员办工不力，请分别降革等语。所奏是。南河淮扬河营游击黄廷珠办事迟钝，著以守备降补。中河厅通判万承紫办事草率，中河营守备邵沛人本无能办工，尤为迟滞，俱着革职，以示惩儆。该部知道。钦此”<sup>④</sup>。在此不到两个月前的七月二十六日，琦善曾奏准严禁河员侈靡，“河工积习相沿，每值兴举大工，率多夤缘投效，以为捷径。而办工各员往往以珠玉玩好群相矜尚，甚至违禁馈送，将领项任意糜费，遂致工程草率。亟应严行禁止，以挽颓风。着该督遇有投效人员到工，即饬令各归原籍，无得妄生冀幸。并饬在工员弁湔除积习，屏绝浮华。凡遇兴办大工处所，不许将工次不需之物贩往销售。”<sup>⑤</sup> 琦善奏参中河通判万承紫“办事

①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河厅奢侈》，“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② 谭其骧：《求索时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13—214页。

③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河厅奢侈》，第71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31册，第304页。琦善等奏原折，《南河成案又续编》《再续行水金鉴》、琦善《两江奏稿录存》均未收录。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256页。

草率”，似正与此相合。

乾隆中期以后，江南河工重要事务需两江总督与南河总督会同办理，每年两江总督都要专赴清江浦办公。道光帝上谕称“琦善等奏”，其实是两江总督琦善与南河总督张井会奏，而江督列名于河督之前。因河务官员富有，商人们拿着字画、古董集中于清江浦售卖，两江总督琦善适逢其事，于是就有了“抢画”的故事。

一年后，接替琦善任两江总督的蒋攸钰与南河总督张井又奏请将万承紫捐复原官，遭到道光帝的拒绝。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十日，“谕内阁，蒋攸钰等奏已革河工通判呈请捐复原官一折。南河已革中河通判万承紫，前因承办工程草率，经该河督等奏参革职。兹该督等复以该革员年力未衰，在工素称勤奋，奏请捐复原官。实属先后矛盾。若准其所请，则办公草率之员尚复何所敬畏？所有该督等准将万承紫捐复通判原官仍留南河差委之处，着不准行”。<sup>①</sup>道光帝看出两次上奏的说法自相矛盾，故“着不准行”，但他又怎知这两份奏折背后的故事呢？

这两份“自相矛盾”的奏折南河总督张井均列名，按理说是官场大忌，果然遭到道光皇帝的拒斥。道光帝的上谕中直接指出万承紫之前是经“该河督等”奏参革职，只差未将张井二字加在河督二字之后。然而此次奏请将万承紫捐复原官，应该恰恰就是张井主导。时任两江总督的蒋攸钰到任未久，按情理不会主动要求张井和自己联名上达一个否定张井一年前说法的奏折。张井和万承紫兄、外南同知万承纪私交甚笃。金安清称张井与万承纪为“旧交”，“素器其名”，河督任上尊称下属万承纪为“廉山先生”<sup>②</sup>。张井自称与万承纪性情投合亲若兄弟，万承紫孙万立钰《百汉碑研斋石刻始末》：“荔云公请谒芥航河督，叙其续刻原委，署名研碑之末。芥航河督辞曰：‘余与廉山，虽曰同僚，针芥契合，不啻昆弟。所以延子若续刻成者，成其志也，非希借此留名于后世耳。’荔云公感泣受之。”<sup>③</sup>原文中荔云公、芥航河督、廉山前均空一格以示尊敬，荔云公即万承紫，芥航河督即张井，廉山即万承纪。道光十三年（1833），张井为万承紫作《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又布置其暂署桃北厅印。这说明此前参劾万承紫确是琦善主导，其时张井任南河总督仅6个月，应是不得已列名。

此次张井奏请将万承紫捐复原官，称万承紫“在工素称勤奋”，当是实情，而非琦善参劾的“办事草率”。张井《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万侯宰邑懋循迹，继来河畔勤宣防。蹄申膝折偶尔成暂息，天脱羈縻容相羊。……蹉跎有怀都未遂，不如闭门却扫把卷青灯旁。”<sup>④</sup>梁章钜《题万渊北别驾承紫还读书室画卷》：“万君我同官，日同畚鍤议。苦读河渠书，力疲神且悴。……读书贵致用，君才本俊异。宣防亟需贤，正待识途骥。”<sup>⑤</sup>梁章钜道光三年（1823）至五年曾任淮海道，与万承紫同为河官，中河厅即淮海道下辖六厅之一。张井、梁章钜这两位万承紫长官的诗歌分别记述了万承紫在任时勤勉努力，志向高远，以及勤于钻研，在河工上学有所长。

道光帝“着不准行”的这道上谕最终造成了万承紫“终身以此废弃焉”。因此光绪《淮安府志》及民国《泗阳县志》记载万承紫道光十三年任桃北同知，只能是临时代理。沈莹《怀旧录·南昌万渊北先生》：“道光癸巳，予始负米淮浦，主先生。”<sup>⑥</sup>道光癸巳即道光十三年，淮浦即清

①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347页。又见《清宣宗实录》卷129，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册，第1152页。

②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万廉山事四则》，第70页。

③ 万立钰：《百汉碑研斋石刻始末》，民国5年（1916）写本，无页码，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藏。

④ 张井：《二竹斋诗钞》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517册，第776—777页。

⑤ 梁章钜：《退庵诗存》卷24，“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499册，第660页。

⑥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5，民国20年（1931）铅印本，第15页。

江浦，可从侧面佐证万承紫于该年代理桃北同知。嘉庆四年（1799）题定的《河务工程督河二院分办事宜》中，“暂行委员署印”属“应归总河专管各事宜”<sup>①</sup>。南河总督张井于道光十三年三月“因患病恳请开缺”，延至九月二十八日麟庆至清江浦接任，其间万承紫曾拜见张井：“我今拂衣归故乡，万侯万侯乃是起予商。”<sup>②</sup>万承紫于道光十三年暂署桃北厅印，当是张井在卸职前给万承紫的一个交待，也是给万承紫在下任河督前一个表现工作能力的机会。张井在道光帝有明谕的情况下这么做，当是为弥补此前列名参劾万承紫的“吾过”。光绪《淮安府志》记万承紫下一任桃北同知为祝豫，道光十四年（1834）任，查《道光朝上谕档》，祝豫升署桃北同知的时间为道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sup>③</sup>万承紫暂署桃北厅不会有正式的批复手续，不算正式任命，故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和《江西南昌合炆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均只称万承紫官至中河通判。

## 二 万承紫的南河经历

道光时，南河总督下辖文职有河库、淮扬、淮海、淮徐、常镇五道，道下有里河、外南、中河、海防、高堰等23厅，厅下有汛，规模庞大。23厅中，12厅主官为同知，11厅主官为通判，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虽品级有别，但工作内容无差别，各挂所在地淮安、徐州、扬州等府衙。与此类似，厅下各汛主官有县丞、主簿、巡检，分别为正八品、正九品、从九品，所在地为散州的还有从六品的州同、从七品的州判。每年秋汛安澜或要工完竣后，出力官员皆有升叙。张井之前的两任南河总督张文浩、严烺，均非科甲出身，均曾在嘉庆间任里河同知。南河财力既雄，官职又多，且河务官员必须精通水利，其选拔往往采取比较特别的方法，因此河工上集聚了众多实有经世之学的人才，其中又多为科举不得意者。

万承紫进入南河任职，应由于其兄万承纪。万承纪，字畴五，号廉山，副贡，有经世之才，长于河务。嘉庆十六年（1811）陈凤翔任南河总督时，重金延万承纪为幕僚，不久改入两江总督百龄幕，深受倚重，“司、道皆仰其鼻息”，继陈凤翔任南河总督的黎世序也与万承纪交谊密固。嘉庆二十一年，百龄以熟悉河务为由奏准将万承纪留于南河以同知即补。后万承纪在南河历官海防同知、外南同知、护理淮海道。高堰十三堡溃决后，运道梗阻，乃于道光六年（1806）试行漕粮海运。此时黄水高出清水过多，不敢再行借黄济运，万承纪于该年创立灌塘济运法，恢复了清口段运河的通行，“通漕船者三十余年，河事赖之，其经济才实不可泯也”<sup>④</sup>。

万承纪、万承紫兄弟关系亲密，嘉庆十二年（1807）万承纪在苏州府元和县知县任上时，万承紫即随其同在苏州。据《清仁宗实录》，百龄奏准将万承纪留于南河以同知即补的时间为嘉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丙寅。<sup>⑤</sup>嘉庆二十二年春，郭麐至清江浦，寓汪敬见秋山阁，第二年三月返回江南，其间与万承紫有交游。郭麐《灵芬馆诗四集》卷10为嘉庆丁丑年诗集，中有《万十二承紫所藏赵子固水仙画卷即用原韵》<sup>⑥</sup>。根据排次，该诗作于其寄居清江浦期间。查庞元济《虚斋名画续录》卷1《宋赵子固水仙卷》，郭麐题该诗于“嘉庆丁丑六月廿日”<sup>⑦</sup>，即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则万承紫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之前已至清江浦，当于嘉庆二十一年随兄万承纪前

① 南河总督署编：《南河成案续编》卷14《河务工程督河二院分办事宜》，清道光刻本，第36页。

② 张井：《二竹斋诗钞》卷6《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7册，第777页。

③ 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9册，第148页。

④ 金安清：《水窗春吃》卷下《万廉山事四则》，第70页。

⑤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322，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5册，第260页。

⑥ 参见郭麐：《灵芬馆诗四集》卷10，“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5册，第277页。

⑦ 庞元济：《虚斋名画续录》卷1，民国13年（1924）刻本，第27页。

来。嘉庆二十四年，万承紫子、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生于清江浦。民国《南昌县志》记万青选“生长袁浦，谙其民俗”<sup>①</sup>。袁浦为清江浦的别称。这也与其父万承紫此前已居于清江浦的经历相符。所谓万青选生于北京宛平的说法没有依据。万承紫生于直隶保定，幼年时随生母返南昌，道光十二年时自称“壮乃侨居吴楚间……宦游江左逾二十年”<sup>②</sup>，并无在北京生活的经历。

万承紫至南河时，正值清江浦的极盛时期。《清稗类钞·典商汪己山之侈》载“清江浦为南北孔道，乾嘉间河工极盛；距二十里即湖嘴，乃淮北盐商聚集之地；再五里为淮城，乃漕船所必经者。河、盐、漕三途并集一隅，故人士流寓之多，宾客饮宴之乐，自广州、汉口外，虽吴门亦不逮也。有徽人汪己山，侨此二百年矣，家富百万，列典肆，俗呼为汪家大门。……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彦毕至，投缟赠纆无虚日，与扬州之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天津之水西庄后先辉映。”<sup>③</sup>汪己山，名敬，即嘉庆二十二年（1817）郭麐所寓见秋山阁主人，嘉道间郭麐曾寄居其家十年，汪与万承紫亦有交游。<sup>④</sup>光绪《淮安府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sup>⑤</sup>清代中期，清江浦因河工的兴盛成为重要城市，河务人员奢侈消费的盛行，造就了盛极一时的繁荣：“故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曲廊高厦，食客盈门，细穀丰毛，山腴海饌，扬扬然意气自得也。青楼绮阁之中，鬓云朝飞，眉月夜朗，悲管清瑟，华烛通宵，一日之内不知其几十百家也。梨园丽质贡媚于后堂，琳宫缙流抗颜为上客，长袖利屣，飒沓如云，不自觉其错杂而不伦也。”<sup>⑥</sup>嘉道时清江浦乃至淮安府的繁华，当是南昌万家以及绍兴周家相继迁居淮安的重要原因。

万承紫于嘉庆末年入南河，官衔为捐纳的候补布政司理问。道光元年（1821）九月七日，以“访获私设盐泉犯多名”，“南河候补布政司理问万承紫着准以州同、州判先即补”。<sup>⑦</sup>其后以布政司理问衔借补阜宁县丞，为海阜厅下辖三汛之一的十巨汛主官。道光三年十月十五日，以“访拿盐泉积贼张建礼，布政司理问借补阜宁县丞万承紫着以应升之缺，遇缺尽先升用”<sup>⑧</sup>。旋署理属沿河知县缺的扬州府首县江都县知县，光绪《江都县续志》作道光三年至四年任。<sup>⑨</sup>道光四年正月十九日，升署邳北河务通判：“孙玉庭等奏遴员升署河厅要缺一折。着照所请，江苏徐州府邳北河务通判准其以万承紫升署。仍俟经历三汛，该员如果胜任，再行送部引见。”<sup>⑩</sup>但直到该年下半年并未到任，仍署理江都县。道光四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办理赈务“……署江都县事、邳北通判万承紫俱着交部从优议叙”<sup>⑪</sup>。道光五年二月十四日，由邳北通判调署桃清河通判：“魏元煜等奏请对调河工厅员一折。着照所请，江南邳北河务通判万承紫准其调署桃清

① 江召棠修，魏元旷纂：民国《南昌县志》卷35《人物六·万青选传》，民国24年铅印本，第23页。

② 万承紫：《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跋》，万承紫编：《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清道光刻本。

③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7册《豪侈类》，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第3269页。

④ 参见万承紫藏《宋赵子固水仙卷》有题词：“道光四年四月之朔，清河汪敬，钱唐江青、许乃钊同观于观复斋”，后钤“敬”“江青之印”“许印乃钊”三枚白文印，见庞元济：《虚斋名画续录》卷1，第27页。

⑤ 孙云锦修，吴昆田等纂：光绪《淮安府志》卷2《疆域》，第4页。

⑥ 黄钧宰：《金壶七墨·金壶浪墨》卷1《河工》，《续修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12—13页。

⑦ 《清宣宗实录》卷23，第1册，第416页。

⑧ 《清宣宗实录》卷60，第1册，第1050页。

⑨ 谢延庚修，刘寿曾纂：光绪《江都县续志》卷3《官师年表第一》，清光绪十年刻本，第2页。

⑩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18页。

⑪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404页。

中河通判，所遗员缺即以颜尔懋调署。”<sup>①</sup>道光五年五月至八月暂行兼署外南同知3个月。道光六年九月免去中河通判。道光十三年暂署桃北同知，道光十四年四月卸任。

万承紫于南河曾先后任海阜厅十巨汛、邳北厅、中河厅、外南厅、桃北厅主官，分别管理阜宁县黄河南岸中段、睢宁邳州黄河北岸、桃源清河中运河两岸、清河山阳黄河南岸、桃源县黄河北岸河工，其中邳北厅为淮徐道属，外南厅为淮扬道属，余为淮海道属。南河各厅、汛财力富赡，万承紫任邳北、中河、外南厅主官的道光四年冬至道光六年秋，正是南河工程经费最多的年份，仅修复高堰石工及黄河挑工两项另案工程，费银“不下一千余万两之多”<sup>②</sup>。中河厅全称淮安府桃源安清中河厅，除管理桃源、清河两县中运河外，清河、安东、海州、沭阳四州县境内盐河及六塘河亦为其所属<sup>③</sup>，下辖桃源中河、清河中河、安东中河三汛。道光六年黄河挑工中，六塘河为王营减坝开放后临时宣泄黄河水入海的河道。查《南河成案又续编》，启放王营减坝工内与中河厅相关的工程有：盐河筑坝拦截，俾水归一路，以免分溜不畅，淤及盐河；盐闸遥堤迎溜处添做护埽托坝；中河桃、清两岸纤堤单薄处择要镶做防风护埽；盐河两岸卑矮处镶修竖整；帮培平旺河南堰；挖武障、车轴、莞渚、五图等河坝底淤滩，以除阻遏。以上工程均于道光六年八月二十日王营减坝开放前完成，亦即于中河通判万承紫任内兴办完工。

道光十一（1831）、十二年，万承紫承担《续行水金鉴》的监刊工作。《续行水金鉴》文156卷，图1卷，200余万字，南河总督黎世序、江南副总河潘锡恩先后主修，上承编至康熙末年的《行水金鉴》，收集保存了大量珍贵档案资料，是研究清代河工的重要工具书。“原任淮安府中河通判万承紫”名列《续行水金鉴》“监刊”三人之首<sup>④</sup>，另二人徐琮、李士瑛为前后任河库道库大使，本职事务繁细，当因经管修书经费支給等事宜而列名。张井《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名山著述诂易事，聊补吾过胜面墙”<sup>⑤</sup>，应即指其安排万承紫监刊《续行水金鉴》之事。道光十三年，万承紫辑刻有《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道光八年时万承紫于苏州购得《吴门七孝子》画册，“裱辑成帙”，“刊刻以劝世”，道光六年丙戌科状元朱昌颐作序，南河总督张井题辞，江苏布政使梁章钜题赞。

### 三 两江总督对南河事务的介入

清代前期，河务为河道总督专职，地方督抚协助配合。雍正七年（1729），南河、东河分设，其中江南河道总督专管江南省（江苏、安徽）境内河工，全在“统辖三省”的两江总督辖区内，为两江总督插手南河事务埋下伏笔。乾隆三十年（1765），定江南河工重要事务如人事任命、工程钱粮需两江总督与南河总督会同办理，“自此两江总督兼河务遂为例”<sup>⑥</sup>。此举一是借助两江总督调度地方行政系统全力协助办理河工，二是重大事务上两名总督可互相监督。两江总

①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0册，第47页。

②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3册，第339页。

③ 参见黎世序等修，俞正燮等纂：《续行水金鉴》卷131《运河水·工程四》（“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7辑，第8册，第363页）：“淮安府中河通判一员……管理桃源、清河两县境内行漕堤河……并清河、安东、海州、沭阳四州县属内盐河、六塘河，上接桃清交界起，下至海州境内场河止各堤河闸坝工程。”

④ 黎世序等修，俞正燮等纂：《续行水金鉴》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6册，第8页。

⑤ 张井：《二竹斋诗钞》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7册，第777页。

⑥ 黎世序等修，俞正燮等纂：《续行水金鉴》卷15《河水·章牍十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6册，第276页。

督虽下辖三省，但三省均有不与其同城的巡抚治理，而江南河务素称肥差，两江总督自然乐于插手。每年桃、伏、秋三汛及漕船重、空二运时，两江总督移驻于清江浦。<sup>①</sup> 两江总督进京陛见亦例在秋汛之后。乾隆四十八年，以“漕运、河道总督并无地方之责，究与各省总督不同”，授衔改同巡抚，明确南河总督的官阶比两江总督低一级。乾隆五十四年，设两江总督行署（原址今为淮安市开明中学）于清江浦江南河道总督署西北、淮海道署西南。南河总督逐渐受制于两江总督，河务也成为两江总督的一项重要职责。嘉庆十四年（1819），革去铁保两江总督的上谕即训斥其“办河工则河工日见敝坏，讲吏治则吏治日见废弛”<sup>②</sup>。

道光五年，琦善任两江总督。其时河湖交病。道光四年（1824）十一月，因放行回空漕船开启御黄坝借黄济运，结果黄水建瓴而下，冲坏束清坝灌入原本蓄水过多的洪泽湖，造成高堰十三堡溃决，洪泽湖堤坍塌一万一千余丈的特大事故。钦差至清江浦，当众宣谕两江总督孙玉庭解任，南河总督张文浩革职枷号。造成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则是黄河水位高出洪泽湖清水过多。琦善“于河工素未谙习”，而个人作风强势，道光五年六月初八于清江浦接两江总督关防后，即以江南河工为首务，深度介入南河事务。道光六年五月初十《暂回省城片》中称：“计抵任十月有余，驻扎清江前后已及八月。”<sup>③</sup> 其后五月十七日返抵江宁，六月十八日的奏折中即称：“臣现在驰赴清江，筹备河湖。”<sup>④</sup> 后琦善一直在南河办理黄河挑工，新年期间亦在清江浦，如道光七年正月十三日奏：“臣等谨择于正月初十上吉之日，公同赴坝虔祀河神。”<sup>⑤</sup> 统计琦善在两江总督任上两年，驻扎江宁时间不足其任期二成，其余皆在清江浦江督行署。

道光六年，琦善力主开启王家营减水坝导黄河水至六塘河，趁此时机大挑王家营减坝以下黄河河身。结果费银600万两，八月启放王家营减坝，当年淮北田庐淹没，第二年三月挽回故道后河身依旧高仰，一无成效。究其原因，当是黄河泥沙在苏北沿海不断成陆，造成清口以下黄河河身较明代几乎加长一倍，比降减小，挑河对清口段黄河水位降低作用不明显。结果在万承紫被免职半年后的道光七年五月，琦善因此被免去两江总督。据金安清《溃河事类志》，清江浦“一时物论沸腾，有五鬼闹王营之说”，琦善被称为“冒失鬼”，同条中还称琦善“素有刻核名”。据金安清记述，南河总督张井是反对此次黄河挑工的：“正总河张芥航颇不以为然，而力不能止也。”<sup>⑥</sup> 其时张井的意见是“安东改河”，即由安东东门改黄河北堤为南堤，另筑北堤。重大河务工程由两江总督琦善确定，南河总督张井却“力不能止”，可见其时江南河务由两江总督琦善主导，张井几已沦为琦善河务上的副手。

琦善因办理河工不善而被免去两江总督后，接任两江总督的蒋攸钰于奏报到任谢恩的同时，即奏请按嘉庆年间的两江总督松筠例：“修工、拨饷各事应河臣自行具奏，督臣不与联衔，乃可稽察核办。请仍照向例，分别令总河办工，总督查察，各专责成。”<sup>⑦</sup> 道光帝谕：“两江总督兼

① 参见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16《附奏兼管河务碍难驻工片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32辑，第2226页）：“向来督臣兼辖于河工，三汛及粮船重、空二运均至清江筹催。”

②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第436页。

③ 琦善：《两江奏稿录存》下《暂回省城片》，“中国文献珍本丛书”，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影印本，第667页。

④ 琦善：《两江奏稿录存》下《河湖同时盛涨》，第681页。

⑤ 琦善：《两江奏稿录存》下《筹堵大坝》，第771页。

⑥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第51页。

⑦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63页。

辖河务，如遇寻常工程及一切堤防蓄泄事宜，自系河督专责，该督不遇综其大纲，原可无庸会办。至若兴举要工、鸠夫购料、筹款拨项等事，以及甄核河员、稽察弊窦，该督必应会同商办，联衔具奏，无得稍存倖卸。惟该督统辖三省，事务殷繁，若遇三汛时常驻清江，则一年之中竟有半年驻扎工次，转于地方应办一切事件不无积压迁延。着蒋攸钰酌量汛涨情形，如可无须驻工，即回署清厘一切庶务可也。”<sup>①</sup> 蒋攸钰主动要求放弃素称肥差的江南河务的权力，固有兼理过多影响地方政务处理的原因，更重要的当是随着江南河工的日益败坏，事故频发，稍有差池，江督难辞其咎，故寻求摆脱此项事务。此后两江总督介入南河事务的程度明显降低。

万承紫罢官案正是在两江总督介入南河事务的最高峰时发生，凸显了其时两江总督对南河事务的掌控。根据嘉庆四年题定的《河务工程督河二院分办事宜》，“题参、咨参官员”属“应归总河专管各事宜”<sup>②</sup>。此案的操作中却是两江总督琦善作主，南河总督张井不得已而列名，两江总督虽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但已有越权之嫌，这也当是张井在《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中将万承紫被罢官自承为“吾过”的原因。蒋攸钰接任两江总督后，不再列名参劾河员，如道光八年（1828）三月二十三日“张井等奏请将疏防之厅营各员摘去顶带”<sup>③</sup>，即由南河总督张井及江南副总河潘锡恩题参。

#### 四 南河奢侈之风

金安清《河防巨款》：“本朝河防之费，乾隆中年以后始大盛。当靳文襄时，只各省额解六十余万而已。后遂定为冬令岁料一百二十万、大汛工需一百五十万，加以额解，已三百三十万。又有荡柴作价二三十万。苟遇水大之年，又另请续拨四五十万。而另案工程则有常年、专款之分，常年另案在防汛一百五十万内报销，专款另案则自为报销，不入年终清单。”<sup>④</sup> 这一数额与道光帝的说法相符。<sup>⑤</sup> 清朝几乎倾全国之力治河，道光年间南河每年常项经费、另案工程经费加以廉俸兵饷，“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sup>⑥</sup>，而道光朝每年岁入只有4000万两上下。故魏源在《筹河篇》中说：“是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sup>⑦</sup>

这些每年几百万两的银子是否都用到了治河上呢？《水窗春呓》卷下有道光末年金安清就河工节帑问题回答两江总督李星沅的话：“究其实，五十万即足于公事。”<sup>⑧</sup> 李岳瑞《道光时南河官吏之侈汰》称：“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sup>⑨</sup> 防洪工程经费使用的准确审核相当困难，而治河关系到漕运这一国家命脉，且一旦决口，生命财产损失

①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63—164页。

② 南河总督署编：《南河成案续编》卷14，第36页。

③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3册，第77页。

④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第63—64页。

⑤ 《清宣宗实录》卷464（第7册，第862页）：“南河除例拨二百七十万两外，又有各省额解及苇荡等款银两，统计不下三百五六十万两。”此“南河例拨二百七十万两”即金安清所称“冬令岁料一百二十万、大汛工需一百五十万”之和，加上各省额解六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五两，年常项经费银三百三十七万两有奇；苇荡款即金安清所称“荡柴作价”，只是苇荡营每年收采芦苇供埽工等用的折价，非实银。

⑥ 孙云锦修，吴昆田等纂：光绪《淮安府志》卷2《疆域》，第4页。

⑦ 魏源：《筹河篇上》，《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第12册，第347页。

⑧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金穴》，第38页。

⑨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121页。



巨大。康熙中期后，康熙帝从河道总督靳辅罢官案中吸取教训，认为河道官员只要有治河能力，可以保障安澜，不必过于强调清廉。其后清代帝王对治河官员的侵贪多持宽容的态度。乾隆十年（1745），河决阜宁县陈家浦，乾隆帝的上谕就清楚表明了这种态度，两江总督兼理江南河务的首例个案亦由此引发。<sup>①</sup>无怪乎后来“通工又创为‘浮冒罪小，节省失大’之邪说”<sup>②</sup>。包世臣《中衢一勺》卷中《郭君传》记有两则案例：乾隆三十九年（1774）河决老坝口，南河总督吴嗣爵以“钱粮五十万”商请郭大昌堵塞，清廉耿介的郭大昌却自行要求“帑不得过十万”；嘉庆元年丰汛六堡漫口，工员请帑120万，南河总督兰第锡以削减一半高于郭大昌，郭大昌提出再减一半，称：“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嘉庆帝亦曾谕示：“即河员承办一工，果于工料估计大数不致悬殊，而又能办理坚固，或其中稍有沾润，伊等在工日用所需，岂能一无资藉？此尚情事所有，朕亦断不苛求。若止图侵帑肥家，不恤国事，此则罪无可逭。”<sup>③</sup>两月后又谕准南河各物料加价三倍以内不等。道光帝崇尚节俭，登极伊始即要求河员“湔除陋习”“帑不虚糜”，无奈积重难返，成效甚微，南河经费比之嘉庆朝有增无减，且随着道光年间的银价飞涨，“独河工领银易钱，视昔已加一倍”<sup>④</sup>。道光二十八年（1848），两江总督李星沅奏陈南河情形：“向来例拨银两，各厅视为故常。岁以抢险为词，添设垫办名目，为数甚巨，偶遇水势增长，仍请另备急需。国家大计攸关，河臣不能不奏拨，部臣不能不议准。其孰平孰险，为公为私，几至不可穷究。”<sup>⑤</sup>

南河经费中其余八九成银子哪去了？李岳瑞《道光时南河官吏之侈汰》称：“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sup>⑥</sup>王庆云《拟请裁并河漕冗官条议疏》：“厅员侈靡成风，一宴破中人之产，一掷尽千金之资。”<sup>⑦</sup>郑观应《论治河》评述：“河工一项，乃国家之漏卮，而官场之利藪也。”<sup>⑧</sup>金安清《河厅奢侈》生动记述了南河官员玩、吃、穿、用、藏各方面的奢侈生活：“河厅当日之奢侈。乾隆末年，首厅必蓄梨园，有所谓院班、道班者。嘉庆一朝尤甚，有积资至百万者。绍兴人张松庵尤善会计，垄断通工之财贿。凡买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则数千金，建兰、牡丹亦盈千。霜降后，则以数万金至苏召名优，为安澜演剧之用。九、十、十一三阅月，即席间之柳木牙签，一钱可购十余枝者，亦开报至数百千，海参、鱼翅之费则更及万矣。其肴饌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厨中煤炉数十具，一人专司一肴，目不旁及，其所司之肴进，则飘然出而狎游矣。河厅之裘，率不求之市，皆于夏秋

① 《清高宗实录》卷250（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4册，第223—224页）：“闻陈家浦未决之前，工员四次稟请河臣发帑，河臣只给数百两，以致缓不济急。盖河臣系河员出身，工程熟谙，一切弊窦皆所深悉，综核太甚。……白钟山只知慎重钱粮，而不能权其事之轻重，朕所不取。至于河员，虽例用家道殷实之人，然孰是挟资投效者？若过于综核，恐皆观望退缩，不能与上官一心，于事无益。”卷251（第4册，第244—245页）谕两江总督尹继善：“总河虽系白钟山，但彼一谨慎而不识大体之人，只可司钱粮出入耳。如陈家浦一事，若早发数千金之帑，以堵筑于未然，亦未必致遭冲决，百姓受灾，且反费数十万帑之赈恤也。故河工一事一以委卿，不可推诿白钟山。”

② 包世臣：《中衢一勺》卷中《答友人问河事优劣》，清道光刻本，第16页。

③ 《清仁宗实录》卷178，第3册，第338页。

④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19《附奏请裁河工浮费片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辑，第3205页。

⑤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18《附奏覆陈查访南河情形片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辑，第2752页。

⑥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121页。

⑦ 王庆云：《拟请裁并河漕冗官条议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2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辑，第2189页。

⑧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册，1982年，第142页。

间各犖数万金出关购全狐皮归，令毛毛匠就其皮之大小，各从其类，分大毛、中毛、小毛，故毛片颜色皆匀净无疵，虽京师大皮货店无其完美也。苏杭绸缎，每年必自定花样颜色，使机坊另织，一样五件，盖大衿、缺衿、一果元、外褂、马褂也。其尤侈者，宅门以内，上房之中，无油灯，无布缕，盖上下皆秉烛，即缠足之帛亦不用布也。珠翠金玉则更不可胜计，朝珠、带板、攀指动辄千金。若琉璃珠，加以披霞掌件则必三千金，悬之胸前，香闻半里外，如入芝兰之室也。”<sup>①</sup>

## 五 南河官场的文化氛围

清中期以后，南河风气日益败坏。各厅员例应长年驻工，到道光时，“淮扬道属七厅、淮海道属六厅，率多聚处清江。……因而实任佐杂各官，营汛备弁协防，鲜不尤而效之。……清江人稠地隘，风气虚浮，厅员本有职司，乃若一无所事，游戏征逐，耗费实繁”<sup>②</sup>。实际上聚处于清江浦的非仅淮扬、淮海两道所属河员，龚自珍《己亥杂诗》第244首《停帆预卜酒杯深》注：“从弟景姚以丹阳丞驻南河，予到浦，馆其廨中。”<sup>③</sup>丹阳县丞为常镇道属江防厅丹阳汛的主官，“专司丹阳县境运河闸坝，催攒漕船”<sup>④</sup>。这些聚处于清江浦的南河各级官员中不乏风雅之士，客观上促进了清江浦文化的繁荣。

嘉道间清江浦有以陈鸿寿、万承纪为首的文人社团活动。吴清鹏在为陈鸿寿《种榆仙馆诗钞》所作《序》中称陈鸿寿“官南河时，与万廉山、郭频伽、汪己山诸君子共相题唱，一时名士来游者几满宾馆，（青）〔清〕浦称风雅之盛自先生始。余曾一过浦，为留数日，惜匆匆别去，未及与于坛社”<sup>⑤</sup>。陈鸿寿，浙江钱塘人，字子恭，号曼生，工诗文、书画，善作宜兴紫砂壶，即“曼生壶”，时任海防同知。海防同知原驻庙湾，自雍正九年（1731）改为主管黄河南岸河工的河务海防同知后，“历任俱僦寓清江”。陈鸿寿嘉庆二十一年（1816）任海防同知，万承纪亦于该年留南河以同知即补，道光二年（1822）陈鸿寿卒于海防同知任上，病逝前“坚求万代”，万承纪乃继任其海防同知一职。蒋宝龄《墨林今话》：“万廉山太守承纪……性喜延揽东南之士，挟一技寸长者无不以礼罗致……歿后沈士美挽句云：‘垂死犹能庇寒士，此生恨未识明公。’其风概可想矣。”<sup>⑥</sup>金安清《司马好古》：“陈曼生、万廉山两司马，皆以名士为河官。两家宾客之盛，连袂接袂，常数十人。金石书画，无不充牣精好。曼作宜兴茗壶，形制仿古，各镌铭于上，或间以花草，每具贵至数金而不可得。万则以秦汉碑百种缩摹于端研之背，虽斑驳断裂皆毕肖，一时惊为神技。”<sup>⑦</sup>

南河官员自身提倡风雅外，各衙署幕中更集中了大量工于诗文书画的文人墨客。万承纪、万承紫兄弟即“幕中号多知名士”<sup>⑧</sup>。薛福成《河工奢侈之风》：“每署幕友数十百人，游客或穷

① 金安清：《水窗春吃》卷下，第41—42页。

②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19《附奏通饬河工员弁各驻工次片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辑，第3076页。

③ 龚自珍：《龚定盦全集·定盦续集·己亥杂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520册，第129页。

④ 黎世序等修，俞正燮等纂：《续行水金鉴》卷132《运河水·工程五》，“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8册，第390页。武职丹徒、丹阳合一称京口汛。

⑤ 吴清鹏：《种榆仙馆诗钞·序》，陈鸿寿：《种榆仙馆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8册，第220页。

⑥ 蒋宝龄：《墨林今话》卷10，“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3册，第267页。

⑦ 金安清：《水窗春吃》卷下，第51页。

⑧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5《怀旧录·王溯川先生》：“客游诸侯，主南昌万廉山司马、渊北通守最久。二公幕中号多知名士，尤雅重先生。”

困无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厅、汛各署，各署无不延请，有为宾主数年，迄未识面者。幕友终岁无事，主人夏馈冰金，冬馈炭金，佳节馈节敬，每逾旬月必馈宴席。幕友有为棋博、樗蒲之戏者，得赴帐房领费，皆有常例。每到防汛紧急时，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则争羨以为荣，主人必有酬劳，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驻工次与在署执事之幕友，沾润尤肥，非主人所亲厚者不能得也。”<sup>①</sup> 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辞官南下途经清江浦暂羁，目睹幕于南河各衙署的文士如过江之鲫，作有《己亥杂诗》第84首：“白面儒冠已问津，生涯只羨五侯宾。萧萧黄叶空村畔，可有摊书闭户人？”<sup>②</sup> 金安清称：“道光辛卯，予从钱唐赵先生白亭游。……其时袁江坛坫犹盛，朝夕过从，皆方闻缀学之士。”<sup>③</sup> 道光十五年，御史成观宣奏：“凡河员之车服饮食、宴会供应，无不穷奢极欲，踵事增华。至艺术之流，向皆仰食盐务，自淮鹺敞而浮费绌，近皆移害于河工。”<sup>④</sup> 据晚清画家朱熊《日记》，清江浦南河各衙署幕中多文人墨客，终日饮酒聚会、叙谈弈棋、赏鉴书画。朱熊，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字吉甫，号梦泉，精花卉，时幕于外北通判又改中河通判黄世恩署中。《日记》中提到有名号且居于清江浦的画师有20余人，多幕于南河各厅，幕客酬劳外，亦自行卖画，有画会活动：“后至戈望槎家，赴蒋仲篱兄第十集画会。”<sup>⑤</sup> 蒋仲篱，名苴生，江苏昭文（今常熟）人，擅山水，所著《墨林今话续编》亦有记：南河“同人尝集画社于戈望槎翠余书屋”<sup>⑥</sup>。道光二十九年，万承紫曾与寓居清江浦的画师朱龄、朱熊午间同饮，万承紫“虬髯，精神甚健”<sup>⑦</sup>。朱熊与万承紫子万青选交往颇多，称其“少啣四兄”，《日记》中有至清河县署晤万青选事，其时清河知县刘于淳亦南昌县人<sup>⑧</sup>，万青选当幕于其署中；还记有万青选为中河厅新建“环玉楼”题写篆书匾额，朱熊、万青选、罗敦贤（金石学家罗振玉曾祖父）等十余人同至汪敬家祠游览觴饮等事。

南河总督驻地清江浦文化氛围浓厚，南河官员幕宾多好收藏，类似“抢画”的事件并非孤例。道咸之交，苏州书商金顺甫以宋刻孤本《梅花喜神谱》等书求售于南河总督杨以增子杨绍和，杨绍和“极思并购之，而《喜神谱》忽为他人携去，至今犹萦梦想云”<sup>⑨</sup>。李详《愧生丛录》：“宋刻《梅花喜神谱》，黄氏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赋》载之。黄氏之书展转数手，售于杨至堂河帅。余友文登于彤侯之先德官南清河日，为之平章，其人以是书及宋版《苏老泉集》相赠。”<sup>⑩</sup> 杨至堂河帅即南河总督杨以增，于彤侯父于昌进时任里河同知。李详称此说为于彤侯“亲为余言”，与杨绍和的说法天壤之别。于昌进父于颀发即万承紫罢官后接任中河通判者，好藏书，于昌进承其父雅好，亦与万青选为友，万青选曾为于昌进《旧雨轩剩稿》题签篆字书名。

①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661—662页。

② 龚自珍：《龚定盦全集·定盦续集·己亥杂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520册，第122页。

③ 金安清：《花影吹笙谱·序》，张泰初：《花影吹笙谱》卷上，清光绪二年（1876）重刻本。

④ 《清宣宗实录》卷267，第5册，第102页。

⑤ 朱熊：《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参与画会活动的有山阴朱坚、归安沈嘉林、上元朱龄、吴江郭桐、商城杨铎、江夏胡之森、秀水李慕龙、吴县周康寿、平湖何穉、婺源黄平格、无锡杨伯埏、秀水朱熊、昭文蒋苴生、吴县戈宙琦等人。

⑥ 蒋苴生：《墨林今话续编》，“清代传记丛刊”，第73册，第558页。

⑦ 朱熊：《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三日。

⑧ 刘于淳，江西南昌人，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大挑知县，分发南河，二十五年署清河县丞，二十八年补清河知县，二十九年升扬河通判。

⑨ 杨绍和：《楹书隅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927册，第32页。

⑩ 李详：《愧生丛录》卷1，《李审言文集》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5—436页。

《梅花喜神谱》于昌遂题跋则称其弟于昌进“出清俸购数十种，予分得《梅花喜神谱》一册”，叔侄二人的说法自相矛盾。于昌遂题跋中还记载了蒋苴生借书不还之事：《梅花喜神谱》“旋为画师蒋仲篱攫去，宛索之，诡辞弗报。每当落月横窗，晨风引户，辄怅怅如失良友。今年顺甫复至河上，宛转赚得之，仍以归予”。<sup>①</sup>该跋前的包世臣题跋称：“仲篱先生得之，珍若拱璧，宜矣。”<sup>②</sup>无怪乎于昌遂怒火中烧，题跋记录此事。包世臣为杨绍和经学师，杨以增父子购书亦多经包世臣鉴定，奇怪的是杨绍和却始终茫然不知，空发“至今犹萦梦想”之慨。

## 六 万承紫的收藏与交游

万承紫精鉴赏，好收藏，家藏甚富。道光十七年（1837）时自称：“余自壮岁游吴楚间，购求名贤真迹，不下二十寒暑。”<sup>③</sup>李振钧《题郑所南墨兰真迹》注：“此卷与子固水仙皆渊北珍藏极品，以一匣双贮之。炎宋遗风可称双绝。”<sup>④</sup>郑所南为南宋画家郑思肖，子固为南宋画家赵孟坚。钱杜《松壶画忆》：“南昌万氏所藏赵子固水仙，用水墨澹染，叶长几盈尺，花朵秀媚无匹，窗下展读，忘乎在图画中。此奇妙之作，即使松雪翁命笔，终须让阿连出一头地，况他人耶？”<sup>⑤</sup>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文待诏山水册：册都六幅，高简萧散，自成老境，妙处全在有意无意间。……嘉道间为南昌万渊北所藏，郭频伽、齐梅麓、梁苴林皆有题记。”<sup>⑥</sup>文待诏即文徵明，郭频伽、齐梅麓、梁苴林分别为郭麐、齐彦槐、梁章钜。郭麐嗣子郭桐，“后主万氏还读书室，昼夕临摹其所藏，阅三数年，于画理益邃”<sup>⑦</sup>。万承紫的藏画数量从中可见一斑。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收录有万承紫 27 枚鉴藏印章，包括“万渊北宝藏真迹印”“碧香居主人”“映红仙馆”等，来源书画作者有元代赵孟頫、金黼，明代文徵明、唐寅、沈周、仇英等。<sup>⑧</sup>近年来各大拍卖公司拍卖的万承紫旧藏不胜枚举，绝大多数为字画，作者有元代柯九思，明代文徵明、沈周、八大山人，清代王翥、罗聘、石涛、恽寿平等。

嘉道间陈鸿寿、万承纪等在南河的文化活动，万承紫也有参与，“时先生第五兄承纪、钱塘陈君鸿寿皆为同知南河，皆尚风雅，先生鼎参其间”<sup>⑨</sup>。道光六年九月万承紫被参劾罢官，十月九日万承纪病逝，其后甫遭罢官的万承紫承接了其兄遗风。沈莹《怀旧录·南昌万渊北先生》：“然先生豪气不少挫，坐上客仍满。一时文人墨士如钱君杜、郭君麐……齐君彦槐、金君力仁、沈君彦曾咸下榻其室。故旧之有事南北者，又无不以先生为东道主而仰供困乏焉。”<sup>⑩</sup>沈莹，江苏无锡人，字秋白，号晴庚，“家贫力学，工诗赋，兼精篆刻。……后君客袁浦万氏，喜从龚定盒、戈顺卿诸君游，而与郭频伽子桐尤习”<sup>⑪</sup>。道光二十一年（1841），龚自珍、沈莹等一同参加了万承紫召集

① 于昌遂：《梅花喜神谱·跋》，“中国古画谱集成”，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卷，第153—154页。

② 包世臣：《梅花喜神谱·跋》，“中国古画谱集成”，第1卷，第153页。

③ 方睿颐：《梦园书画录》卷9《明沈石田仿古名画巨册》录万承紫题识，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第29页。

④ 李振钧：《味灯听叶庐诗草》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4册，第592页。

⑤ 钱杜：《松壶画忆》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861页。

⑥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4《画类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233页。

⑦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5《怀旧录·吴江郭琴材布衣》，第14页。

⑧ 参见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下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295—1296页。

⑨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5《怀旧录·南昌万渊北先生》，第15页。

⑩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5，第15页。

⑪ 秦细业：《沈晴庚小传》，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首，第1页。

的延秋会，这也是有记载的龚自珍暴卒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文人聚会。沈葢《秋霁》词序：“寓馆延秋，同集者为华亭朱蔗根、仁和龚定盦、旌德江春龄、泰州程小松，主人则南昌万渊北也。”<sup>①</sup>齐彦槐有诗题《万渊北通守招同冯晋鱼、赵良甫、孙子和小饮寓斋，余携宋元书画数种相示，良甫作诗见贻，次韵答之》。<sup>②</sup>万承紫自称：“一时相识皆当代文苑名家，暇辄评跋楮翰，鉴别贋真。”<sup>③</sup>张井《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更兼清秘阁中富收掌，读书读画无相妨。座中客满多措大，展玩日夕费酒浆。”<sup>④</sup>可知万承紫罢官后，多与满座文人墨士在自己家中日夜读书品画，饮酒高谈，也借此排解罢官后的失意。

万承紫被参劾罢官后未返回故乡南昌，其母亦迎养于清江浦，并亲授万青选读书。张澍《题万渊北承紫明府萱闱课读图》：“永夜坐前轩，伊吾不惮烦。玉虫灯吐穗，蠹简字寻源。鹤发垂无算，兰芽臭不言。幔亭看太姥，巾卷有文孙。父喜窥帘久，童忙煮茗寒。书声何蕴藉，花影自阑珊。异日看擎角，今宵且嚼丸。披图增健羨，韦母业《周官》。”<sup>⑤</sup>齐彦槐《萱闱课读图为渊北通守作》亦将万母比为韦母：“纱幔宣文今白首，六经还授读书孙。”<sup>⑥</sup>此“读书孙”即万承紫子、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道光十年（1830）夏，道光九年己丑科状元李振钧返京途经清江浦，有诗《题萱闱课读图为万十二丈作兼勸少云四弟》六首，其一：“夫人九十有三岁，膝下偏怜第四孙。愿尔成名娱我老，眼看麟凤大吾门。”<sup>⑦</sup>万青选行四，时龄十二。万青选字少云还是号少云？今多以民国《续纂清河县志·万青选传》“字泉甫，号少筠”的记载，称其号少云，但《江西南昌合炆万氏余乐堂世系支图》记为“字少响，号泉甫，一号随庵”；《广印人传》亦作“万青选，字少筠”<sup>⑧</sup>。据李振钧诗，万青选字少云是正确的，因为不可能12岁时即有号，只能是字。万青选天资聪颖，是以长辈对其科举成名期望颇高。万青选为“顺天监生”“宛平人”，应是寄籍宛平以监生应顺天乡试。万承紫侍母至孝，有朱文“萱荫堂书画印”，所刻《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扉页题“萱荫堂藏板”。道光十三年春，万母以96岁高龄去世<sup>⑨</sup>，万承紫“哀哀若孺子慕，至不能进饮食”<sup>⑩</sup>。其后万承紫一家仍居于清江浦。

道光十五年（1835），梁章钜奉诏入京途经清江浦时拜访万承紫，有诗《题万渊北别驾承紫还读书室画卷》：“万君我同官，日同畚鍤议。苦读河渠书，力疲神且悴。自我去袁浦，君亦脱羈辮。无官转洒然，奉母乐无事。时还读我书，陶语有深契。读书又读画，虹光贯櫺笥。愧我才拂衣，炳烛或可觐。闲云去复来，披图面如醉。读书贵致用，君才本俊异。宣防亟需贤，正待识途骥。读书可贻后，令子青云器。琅琅声相闻，亦足畅心意。君家后必大，兹图其职志。有福方读书，古语真有味。”<sup>⑪</sup>从“还读书室”之名以及诗句文字中还是能感受到万承紫罢官后的凄凉

① 沈葢：《沈晴庚诗文集》卷4《留沔吟馆词草·秋霁》，第3页。

② 参见齐彦槐：《双溪草堂全集·梅麓诗钞·补遗集下》，清道光刻本，第22—23页。

③ 万承紫：《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跋》，万承紫编：《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

④ 张井：《二竹斋诗钞》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7册，第776页。

⑤ 张澍：《养素堂诗集》卷2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6册，第351页。

⑥ 齐彦槐：《双溪草堂全集·梅麓诗钞·补遗集上》，第5页。

⑦ 李振钧：《味灯听叶庐诗草》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4册，第591页。

⑧ 叶铭：《广印人传》卷13，清宣统三年（1911）刻本，第9页。

⑨ 朱昌颐：《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序》：“今春太夫人近百龄而逝”，作于“道光癸巳秋九月朔日”，万承紫编：《吴门七孝子像传赞题辞》，第4页。

⑩ 沈葢：《沈晴庚诗文集》卷5《怀旧录·南昌万渊北先生》，第15页。

⑪ 梁章钜：《退庵诗存》卷24，《续修四库全书》，第1499册，第660页。

之境。张井《万渊北通守承紫还读书室图歌》：“蹉跎有怀都未遂，不如闭门却埽把卷青灯旁。名山著述诂易事，聊补吾过胜面墙。安能胶胶扰扰常此在泥滓，坐令心田性海成荒庄。”<sup>①</sup>道出了万承紫罢官后壮志难酬，抑郁神伤，只好转而读书寻求慰藉，故有“还读书室”之名。张井并记《还读书室图》为钱杜所绘，郭麐题字。齐彦槐《还读书室图为万渊北通守作》注：“予藏倪高士《师子林》卷，钱叔美先生借观竟日，爱不释手，遂仿其意为此图。”<sup>②</sup>倪高士为元代画家倪瓒。“还读书室”也是万承紫晚年鉴藏印章文字，见西泠拍卖2014年秋拍罗聘《北上图·归帆图》、德国纳高拍卖2016年5月亚洲艺术品专场王翬《仿巨然山水图》，此印《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缺载。

钱杜另绘有《还读书室消寒雅集图》，为师亮采作，亦仿倪瓒画意。沈莹《还读书室消寒雅集图为师禹门刺史作》：“谁与作者钱老壶，意态直欲追倪迂。……当年共结岁寒盟，风雪围炉味最深。”<sup>③</sup>钱老壶、倪迂即钱杜、倪瓒。师禹门，名亮采，陕西韩城人，举人，工书，曾任海州知州、海安同知，女师妙嫫擅诗书琴画，为金安清妻。由“当年共结岁寒盟”，可知道光时寓居清江浦文人的消寒雅集为持续多年的文社活动。沈莹《探春慢》序：“消寒第一集，和石帚、玉田各一首，同作者戈顺卿、尤信甫、王香谷、张松溪、万少云，而郭琴材补图。”<sup>④</sup>戈顺卿，名载，江苏吴县人，工于词，所著《词林正韵》被词家奉为圭臬，晚年“客南河十二年”<sup>⑤</sup>。杜文澜《憩园词话》：“张松溪茂才泰初，一字安甫，钱塘人。少年英俊，于学无所不窥，尤深于词，得山中白云神髓，守律亦严。幕游袁浦，于时戈顺卿主坛坫，首推服之。”<sup>⑥</sup>清人李慈铭称戈载“其实不过奉白石、玉田之词为金科玉律”。而清江浦“消寒第一集”众人所和，即此二人之词。秦细业《沈晴庚小传》：“是时顺卿讲词律甚严，君宗之。”<sup>⑦</sup>杜文澜称戈载“以词学提倡江南北者三十年”，此消寒雅集当即戈载提倡声律说之坛坫，沈莹、万青选实得其传。万承紫还读书室为清江浦消寒雅集的主要活动地点之一。沈莹《还读书室消寒雅集图为师禹门刺史作》“我生幸榻图中室，聊作歌行歌主客”<sup>⑧</sup>，可确知此即万承紫还读书室，沈莹客清江浦时即居住于此。《〈探春慢〉序》记录的“消寒第一集”参与者中，有万青选、郭桐、沈莹3人居于万承紫还读书室。

## 七 遗风余韵

万承紫子、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亦南河出身，“通河务，精吏治。道光间以主簿投效南河，寻署山阳外河主簿”<sup>⑨</sup>。山阳外河主簿为海防厅下辖三汛之一的山阳南岸上河汛主官，管理山阳县境内黄河南岸中段河工。咸丰五年（1855），以县丞衔借补宝应县主簿，为扬河厅下辖四汛之一的汜水汛主官，管理宝应县境内里运河两岸南段河工。咸丰十年南河总督裁撤。咸丰十一年起，万青选始由军功相继任清河、盐城、安东等县知县。后由光绪三、四年安澜案内保准以同

① 张井：《二竹斋诗钞》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7册，第777页。

② 齐彦槐：《双溪草堂全集·梅麓诗钞·补遗集下》，第39页。

③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2《淮阴乞食草》，第12页。

④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4《留沔吟馆词草》，第3—4页。

⑤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5《怀旧录·吴县戈顺卿先生》，第17页。

⑥ 杜文澜：《憩园词话》卷3《张松溪茂才词》，《续修四库全书》，第1734册，第397—398页。

⑦ 秦细业：《沈晴庚小传》，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首，第1页。

⑧ 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2《淮阴乞食草》，第12页。

⑨ 江召棠修，魏元旷纂：民国《南昌县志》卷35《人物六·万青选传》，第23页。

知留于南河补用，晚年又任淮安府堰圩同知、里河同知、徐州府运河同知等河官，其间曾以里河同知兼署淮安知府。万青选曾训其子：“愿汝兄弟入仕途不作知县。”<sup>①</sup>应亦其仕途心声。民国《南昌县志》载万青选治河事迹：“时议迁河南徙，委勘淮属黄河故道。青选由桃源历云梯关抵海口察阅，详究利害，谓不可，事乃已。郑州河决，全黄下注，众惧洪泽湖淮扬各工溃，延及里下河，将奏请开侍家坞各河，令就近入海，仍委青选勘度地势。青选言窒碍难行，惟展张福口引河，开新窑河入吴城七堡，由旧黄河达顺清河，复浚杨庄以下旧黄河，俾洪泽湖得畅流入海，淮扬各工即可保全。从之，果无患。”<sup>②</sup>

万青选子、周恩来八舅万立钰，字还之，号筱庵（或作筱安、小庵），亦精于水利。清末时为江苏候补通判、署理宿迁知县。“恪守家法，于江北河防水利，曲折洞达，如庖丁解牛，奏刀砉然，关节开解。凡有堤工闸坝，无役不从。……上宪悉委勘估，倚如左右手。”<sup>③</sup>立钰民国初任筹浚江北运河工程局运河上游堤工坐办，后为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运河上游堤工坐办、江北运河工程局运河上游堤工事务所长。1915年因运河堤工修理“布置周密”，获颁五等嘉禾勋章，1917年、1923年分别晋给四等、三等嘉禾勋章。1931年江淮大水，江苏省主席叶楚伦“抵淮后，首先访前运河上游堤工事务所长万立钰。据叶语云：治水问题，新派学理固不可以忽视，旧人经验亦当尊重。渠此来除勘灾外，其惟一目的即在邀万出山，襄理苏省水利”<sup>④</sup>。

民国《南昌县志》：“廷兰子孙不由科甲出身，然均擅风雅，习于河工，多才能，而未致大用。已数世居清河，以宦为家云。”<sup>⑤</sup>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万青选“官淮上，工草书。一门子弟，皆能艺事”。<sup>⑥</sup>万承紫的子孙辈虽亦“擅风雅，习于河工”，但此时黄河北徙，漕运改海，南河总督裁撤，下辖各厅十裁八九，事务并于漕运总督，河工上已失去昔日繁盛。薛福成《河工奢侈之风》：“余又见一京员，论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顿异，尝切齿扼腕，谓漕运、河工二者不复，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夫复漕运、河工，不过京员往来南北足以润其囊橐而已，而谓遂可治天下乎？”<sup>⑦</sup>万青选亦好收藏，民国《南昌县志》称其“多藏古珍器”<sup>⑧</sup>，子万立钰“尝出千金购李芋仙刺史藏书”<sup>⑨</sup>，但毕竟财力所限，收藏上的成就远在万承紫之下了。

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向在京亲属讲家史时说：“我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清河）县做知

① 段朝端：《椿花阁文集》卷4《万筱庵先生七十寿序》，抄本，无页码，淮安市淮安区图书馆藏。

② 江召棠修，魏元旷纂：民国《南昌县志》卷35《人物六·万青选传》，第23页。此当为光绪十二年（1886）至十三年事。光绪十二年，议分黄流十分之三入南河故道，江督曾国荃等覆奏，经逐细查勘，遍为咨访，委系费巨工艰，猝难兴办。光绪十三年，郑州河决，南注洪泽湖，翁同龢、潘祖荫奏开河由兴化北历侍家坞等处入旧黄河，接潮河达灌河海口。江督曾国荃、漕督卢士杰覆奏：“当经派委南河候补同知万青选查勘兴化至旧黄河身……揆诸就下之性，殊未相宜。”同日又奏：“经臣世杰另勘得陈家集窑头地方可开引河，上接张福口，下达吴城七堡……自张福口内窑河起，至顺清河止……连分挑杨庄以下至云梯关一带旧黄河，工费核实估计约共需银四五十万两。”参见武同举等编：《再续行水金鉴》卷50《淮水·编年十八》，民国31年（1942）铅印本，第1301—1302页。

③ 段朝端：《椿花阁文集》卷4《万筱庵先生七十寿序》，无页码。

④ 《叶楚伦到清江浦查灾》，《申报》，1931年9月3日，第4版。

⑤ 江召棠修，魏元旷纂：民国《南昌县志》卷35《人物六》，第6页。

⑥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4，“清代传记丛刊”，第74册，第149页。

⑦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662页。

⑧ 江召棠修，魏元旷纂：民国《南昌县志》卷35《人物六·万青选传》，第24页。

⑨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4：“泽珊工篆刻，尝出千金购李芋仙刺史藏书，亦豪举也。”“清代传记丛刊”，第74册，第149页。泽珊为万青选子万立钰，李芋仙为晚清藏书家李士棻。

事及淮安知府30年，没有出过错，没有被裁下来。一般人都称赞他。”<sup>①</sup>万青选曾3次出任清河知县，“先后任事十年，民以大和，论者比之李信圭、管钜云。……卒后十余年，邑人牒请大府，醮资建祠祀之。”<sup>②</sup>周恩来特别说“没有出过错，没有被裁下来”，当源于周恩来童年时万家长辈曾多次强调此情况以为训迪，可见万承紫被参劾罢官一事对其后人影响深远。周恩来说：“他最喜欢我们的妈妈——第十二个女儿，人称万十二姑，小名叫冬儿。……外公经常带着她到处走，参加各种活动、礼仪等，所以她以后很会处事，很会应酬。……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sup>③</sup>周恩来又说：“我的父母两方面都是封建官僚家庭，我生下来时，两家生活都在下降、破落。”<sup>④</sup>此句前周恩来还曾3次用“破落”一词描述他出生时的家庭情况。周、万两家在运河交通繁荣，河工、漕运兴盛的嘉道间迁居淮安<sup>⑤</sup>，而随着南河总督、漕运总督相继裁撤，运河交通被新兴的海运、铁路替代，淮安城市急剧衰落，原本依赖河工、漕运而生的各阶层失去生活来源，不迁离，破落是必然的结果。

周恩来曾对水利系统的同志说：“我的祖上也有治水的。”<sup>⑥</sup>其任总理期间特别重视水利事业，“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作出正确决策”。<sup>⑦</sup>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表示：“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sup>⑧</sup>周总理对收藏也很了解，1920年代末，周恩来以在上海开设的松柏斋古玩号老板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批准在香港设立文物收购小组，购回《中秋帖》《伯远帖》《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等一批国宝级古字画。<sup>⑨</sup>治水和收藏这两项，都是周恩来外家的家学，周恩来童年时曾随母在清江浦外婆处住过一段时间，应该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

（作者单位：淮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周秉德等：《亲情西花厅》，红旗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② 刘耘寿等修，范冕等纂：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卷9《仕迹·万青选传》，第4页。

③ 周秉德等：《亲情西花厅》，第10—12页。

④ 周秉德等：《亲情西花厅》，第10页。

⑤ 据“周恩来家祖屋房契（电传复印件）”，周家于淮城购屋（即今周恩来故居）时间为道光十九年（1839）。参见淮安市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等编：《周恩来与故乡淮安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⑥ 周秉宜：《万青选史料新考》，《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⑦ 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1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1972年11月21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64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1951年11月5日（第193页）：“致函马叙伦并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同意将由溥仪携出宫外被人典在香港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购回，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